

金、元、明詞學研究現況及未來走向

包根弟*

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學歷來皆爲人所忽視，尤以元、明兩代爲最，咸認爲詞至元、明而衰蔽，如況周頤《蕙風詞話》云：「詞衰於元，唯曲盛行。」劉毓盤《詞史》云：「明人小詞，其工者僅似南曲，間爲北曲，已不足觀，引近慢詞，率意而作，繪圖製譜，自誤誤人，自度各腔，去古愈遠，宋賢三昧，法律蕩然。」（第九章〈論明人詞之不振〉）但如自詞學發展之觀點而言，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學正是使兩宋詞學得以延續之重要時期，更是令清詞得以興盛之萌芽園地，誠如趙尊嶽《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弁言》云：「以流派言，由宋而清，勢不能奪明之席；以詞言，亦披沙揀金，往往得之，未可概以疲蕪爲言。」（《詞學季刊》一卷三號）因此，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學在中國文學史上，理應給予一適當之評價及定位。以下分一、詞集類；二、詞律類；三、詞韻類；四、詞評類等四項，敘述目前研究金、元、明詞學之概況，以及未來研究之走向。又本文取材於林玫儀先生編列之《詞學論著總目》以及黃文吉先生等編纂之《詞學書目》。

一、詞集類

關於金、元、明三代詞集之影刊本，爲今人所輯者有吳昌綬等輯《影刊宋金元明本詞》、陶湘輯《影汲古閣鈔宋金詞七種》、趙尊嶽輯《惜陰堂明詞叢書》、唐圭璋編《全金元詞》、趙萬里《校輯宋金元人詞》、周泳先輯《唐宋金元詞鈎沈》等。其中趙萬里校輯本收詞人七十家，詞作一千五百多首，體例精審，足以補毛晉《宋六十名家詞》本、王鵬運《四印齋刻本》、江標《靈鷲閣刻本》、朱祖謀《彊村叢書本》、

* 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。

以及吳昌綬、陶湘諸家彙刊所未及處。周泳先輯《唐宋金元詞鉤沈》所輯詞乃據文瀾閣藏《四庫全書》宋元人集部等書，為《彊村叢書》、《四印齋所刻詞》以及趙萬里《校輯宋金元人詞》所未見而遺收者，頗為珍貴。是書收錄金人詞四家，以及宋元總集四種。

唐圭璋編《全金元詞》最為完備，是書收錄金、元詞人二八二家，詞作七二九三首。底本皆以善本、足本為據。諸詞皆詳加校訂、考證，如《彊村叢書》收錄元詞五十家，由於原底本不善，或刻誤未改，是書為之補正二五家。又所輯詞作，皆注明出處，便於尋其底本。

趙尊嶽輯《惜陰堂明詞叢書》為上海古籍出版社，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影印出版，稱《明詞彙刊》，據其「出版說明」謂，趙氏原輯刻之明詞，迄未墨印流通，而板已無存，傳世僅紅印樣本，分初校及再校本兩種，初校本藏上海圖書館，再校本共五七冊二六八種，一九六三年趙氏將此本轉托龍榆生收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即據龍氏藏紅印再校本影印。明詞二六八種中，包括詞話一種、詞譜二種，合集、倡和三種，詞選五種，別集二五七種。由饒宗頤、張璋共同編纂之《全明詞》，已於一九八八年完成，正由北京中華書局審閱中，不久即可付梓。是書共輯得作者一千三百餘家，收詞一萬八千多首，規模幾與全宋詞相當，按《全宋詞》收詞家一千三百多家，詞作一萬九千多首。書後又附《明詞序跋集》將明詞序跋、題辭彙集一編，以供研究參閱。此書應為當前收錄明詞最完備者。^①

此外，尚有零星輯佚者，如王步高〈全唐詩、全金元詞輯佚〉，北山〈高啓集外詞〉等，使金、元、明詞更加完備的重現於世。

由上可知，在金、元、明三代詞人、詞作的搜羅、刊行方面，應已十分努力，而金、元、明詞集的搜羅與刊行，正是要研究三代詞學的首要工作。

二、詞律類

明張綖之《詩餘圖譜》為最早之詞譜，此書對詞壇之貢獻頗大，開啓了明、清製訂詞譜之風，其後如謝天瑞之《詩餘圖譜補選》、游元涇《增正詩餘圖譜》、萬樹《詞律》，康熙年間之《欽定詞譜》等皆繼此而作，然因此書所列詞調不多，且時有

^① 參張璋〈聽我說句公道話——論明代的詞及全明詞的編纂〉（《國文天地》六卷二期）。

舛誤，故後世遵之者不多，目前亦無人作此書研究。

今人考察金、元詞調之作，有周玉魁〈金元詞調考〉，此文乃考查唐圭璋《全金元詞》中用調情況，分（上）文人詞，（下）道士詞，共計有〈迎春樂〉、〈木蘭花慢〉、〈雨中花慢〉等三五調。認為金、元詞調有唐、宋舊調，如〈沁園春〉等，有金、元新創調，如〈秋色橫空〉等，亦有變化舊調而成的新詞調，如〈感庭秋〉等，又金、元道士詞之詞調有二特點：其一為將唐、宋舊調，易以新名。其二為混入了一部分北曲調，如〈豆葉黃〉、〈聖葫蘆〉（〈勝葫蘆〉）等，論述頗為精當。此外，潘慎主編之《詞律辭典》亦收集了金、元、明、清等朝詞人之自度曲。此書以《欽定詞譜》為基礎，以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為核勘對象，對《欽定詞譜》加以補充並勘誤。所收詞調比《欽定詞譜》多出了三分之一左右，又突破了前人詞譜按詞調字數多寡編排方式，改採以現代漢語拼音方式的字母表音序為序。此書可謂目前詞律方面之書籍較完備者。

由上可知，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律之研究，是一個可進一步開發的園地，全面探討此三代詞人所應用之詞調，考察其與唐、宋舊調之間因革之跡，以及與元曲之間演變之跡，將使吾人對詞體在唐宋以後演進變化之情況有更深入之瞭解，亦可藉此考訂前代詞律書籍之謬誤處。

三、詞韻類

明代人論詞韻之作，有胡文煥《會文堂詞韻》，或譏其「平、上、去、入用曲韻，入聲用詩韻」編訂不善，故應用不廣。亦無人作此書之研究。

今人研究金、元、明詞用韻情況之論文，只有三篇，即魯國堯〈元遺山詩詞用韻考〉及〈白樸的詞韻和曲韻及其同異〉、金周生〈遺山樂府韻轍考〉。其中二文考證元好問詩詞用韻情況，藉以瞭解當時北方音系，以及元好問詩韻、詞韻韻轍與其押韻觀。

按唐、宋時代填詞本無韻書，作者押以詩韻，或以方音入韻。以方音入韻對研究各地不同音系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，因此全面探討金、元、明詞之用韻情況，將是瞭解當代南、北兩地音系的最佳途徑。以上三文僅探討元遺山、白樸詩詞用韻情況，可知在詞韻方面之研究工作，亦有待開拓。

四、詞評類

評論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家作品之論著，在目前為數最多，綜觀之，可分(一)總論；(二)分論；(三)詞話研究；(四)箋注與賞析四項。

(一)、總論

總論部分，有研究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壇概況者，如張倉禮〈金代詞述略〉、王志華〈金詞概述〉、張子良《金元詞人述評》、黃兆漢〈金元詞通論〉（節錄出書，書名《金元詞史》）、賓國振〈金元詞述〉、廖書儀〈元詞試論〉、錢基博《明代文學》、張璋〈聽我說句公道話——論明代的詞及全明詞的編纂〉等文，皆對此三代詞壇作了頗為詳盡且具系統之論述。

有研究某些特定對象者，如道教徒之詞有黃兆漢〈全真七子詞述評〉、慶振軒〈身處清涼界，別開一家風——金元全真道教詞初探〉、趙山林〈從詞到曲——論金詞的過度型特徵及道教詞人的貢獻〉等，少數民族之詞有馬興榮〈金元兩代少數民族詞人短論〉、章鳳暢《元代西域少數民族漢文詩詞簡論》，女性詞有黃兆漢〈元代的女詞人〉，忠義人士之詞有陳美《明末忠義詞人研究》，小說中詞有李奇林〈水滸詩詞簡論〉、陳東有〈金瓶梅詞話詩詞文化二三論〉，曲家詞有趙景深〈詞統與明曲家詞〉等。

有認為元、明詞沒落者如周宗盛〈元明兩代是詞的沒落時代〉、鄭騫〈論詞衰於明，曲衰於清〉、〈明詞衰落的原因〉，有為明詞不平者，如張璋〈明詞不可抹殺〉等。此外，尚有對詞籍作一簡要之評介考證者，如趙尊嶽〈惜陰堂彙刻明詞提要〉、饒宗頤《詞籍考》詞集類卷七〈遼金元詞集考〉，計考證金代詞籍十四部，元代詞籍七二部。

由上可知，研究金、元兩代者要較明代為多，而且論述明代詞壇的專著更缺乏。因此，明代詞壇當為可邁進之園地之一。

(二)、分論

分論部分，係指研究個別作家之專文而言，已有專文研究的詞家金、元有吳激、元好問、白樸、張玉孃、陸輔之、薩都刺、邱處機、完顏亮、管道昇、劉因、劉秉忠、蔡松年等十二人，明代有陳鐸、楊慎、王世貞、陳子龍、柳如是、王夫之、張煌言、屈大均、夏完淳、方以智、宋江、蔣平階、易震吉、徐文長、葉小鸞、劉士

龍、劉伯溫等十七人。其中以研究元好問、楊慎兩人為多。研究元好問之文有六十多篇，研究楊慎之文有四十多篇，其次為白樸、薩都刺、陳子龍三人皆有十多篇，其餘皆在十篇以下。

對元好問之研究，其內容包括元好問傳記資料、研究資料之彙編，元好問年譜、生平、思想、氣節、交游、墳墓、在中州文壇之地位、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等背景資料之論述，以及《遺山樂府》版本敘錄、編年箋注、藝術探析、用韻情況研究等，可謂十分詳盡。對楊慎之研究，其內容包括楊慎研究資料之彙編、楊慎生平年代之考證、文學思想、文學史上地位之探討，以及其詞曲之注釋、賞析、藝術造詣之研究等，亦屬周全。對白樸之研究，內容包括白仁甫年譜、交游、生卒考、思想情感、處世態度探討等。對薩都刺之研究，內容包括其姓名、族別及家世考察、仕履考辨、年齡質疑等背景資料之探究，以及《雁門集》版本考、詩詞箋注、作品研究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及其貢獻探討等。對陳子龍之研究，內容包括陳子龍年譜、文集之編纂、詞及詞論探析，以及其與柳如是之詩詞情緣研究等。

綜觀分論方面著作，其研究內容有編纂資料彙編者，如紀念元好問八百年誕辰學術研討會主編《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》，賈順先、林慶彰編《楊慎研究資料彙編》等。年譜，如繆鉞《元遺山年譜彙纂》、鄭騫〈白仁甫年譜〉、王澐《陳子龍年譜》等。生平考述，如劉真倫〈薩都刺姓名族別及家世考察〉、陳寅恪《柳如是別傳》、柳作梅〈屈大均之生平與著述〉等。思想性格探討，如原源〈從《天籟集》看白樸的思想情感和處世態度〉、劉澤〈元好問在癸巳之變中的思想轉折〉等。詞作研究，如鍾屏蘭《遺山樂府析論》、葉嘉瑩〈由詞之特質論令詞之潛能與陳子龍詞之成就〉、譚承耕〈船山詩詞藝術特徵初探〉等。詞論評析，如鄔國平〈楊慎的文學批評〉、王英志〈陳子龍詞學觀初論〉等。版本考述，如王同運〈遺山詞版本敘錄〉，張旭光、葛兆光〈薩都刺集版本考〉等。文學地位之探討，如呂正惠〈中國文學史上的元好問〉、張祖湧〈楊升庵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〉等等。但以論述生平、研究詞作之論文居多。但能包含以上各方面，受到全面性關注探討的詞家，亦僅限於上述元好問、楊慎、白樸、薩都刺、陳子龍五人而已。

由這一部分資料顯示，可知目前對金、元、明三代個別詞家研究，並不普遍。以上所列二十多人，僅佔三代詞家一千五百多人中五十分之一而已。而且在內容上又多偏重在元好問、楊慎等少數作家，其餘論述者皆不多。其實除此二十餘人以外，三代之有名詞家尚十分衆多，如金，李俊民、元，張翥、明，劉基等人，都值得作

深入探討。因此，這方面也當是可努力的方向之一。

(三)、詞話研究

詞話研究本應屬詞評類（分論）一項，但因其在詞學上有特殊價值，故另立一類。

關於詞話，金人無專門著述，僅有零星篇章，如元好問〈新軒樂府引〉、〈遺山樂府引〉、〈東坡選集引〉、劉將孫〈胡以實詩詞序〉等，元、明二代之詞話其專著元有陸輔之《詞旨》、吳師道《吳禮部詞話》；②明有楊慎《詞品》、陳霆《渚山堂詞話》、王世貞《弇州山人詞評》、③俞彥《爰園詞話》等。

以上著作，今人有點校者，如王幼安點校《渚山堂詞話》、《詞品》，有補正者，如唐圭璋〈詞品補正〉，但以研究理論者居多，如李若鶯〈詞旨述論補例〉引《詞源》、《樂府指迷》輔證詞旨之說，並於詞旨屬對、警句、詞眼、虛字等各條酌增例句、例字。朱榮智〈元代文學批評之研究〉、曾永義〈元代的文論、詩論和詞曲論〉二文皆討論《詞旨》及《吳禮部詞話》之詞學評論內涵，方智範〈金元詞論——批評的兩個走向〉則論述《詞旨》及王若虛《滹南詩話》、元好問、劉將孫等人之詞學觀，朴永珠《明代詞論研究》、鄔國平〈楊慎的文學批評〉皆探討明代詞論十分詳盡。

以上可知，金、元、明三代在詞評方面之著述本不多，後代研究者可說已有較多的探究。但如能再廣泛收集各家詩文別集中論詞之觀點加以探討，則會更加周全。

(四)、箋注與賞析

箋注與鑒賞，使詞旨、詞境更易於為人所領會，元代有魏道明注、蔡松年《蕭閑老人明秀集》，原集已殘，注亦隨之散佚。

金、元、明詞集有箋注者唯元遺山作品，如吳庠《遺山樂府編年小箋》、繆鉞《遺山樂府編年小箋》、賀新輝輯注《元好問詩詞集》、林從龍等《遺山詩詞注析》等。選本方面為數較多，如夏承燾、張璋編選，吳無聞等注釋《金元明清詞選》注釋繁簡適中，鄭騫《續詞選》注釋精當，不枝不蔓，嚴迪昌編選《金元明清詞精選》品評文字，簡練精當，輔以注釋，文簡意賅，明白曉暢，黃拔荆《元明清詞一百首》注亦頗簡要，王興康《明清詞曲選》除注釋外又加意境疏解，格律說明。此外，許

② 《吳禮部詩話》後附詞論七則，唐圭璋將其輯入《詞話叢編》，是為《吳禮部詞話》。

③ 《弇州山人詞評》為王世貞《藝苑卮言》附錄，唐圭璋將其輯入《詞話叢編》，題為《弇州山人詞評》。

多歷代詞選本、女性詞選、地域性詞選、抒情類詞選以及詠物、說理類詞選中亦皆選有一、二金、元、明詞作，加以注釋。

賞析較注釋為深入，大陸方面出版許多鑒賞辭典，屬於金、元、明三代者有周汝昌等編《唐宋詞鑒賞辭典——南宋、遼、金卷》、王步高編《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》、唐圭璋主編《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》等，諸書除每首詞之賞析外，作品前列該詞人小傳，內容包括生卒年、籍貫、經歷、藝術風格及在詞史上的地位，對瞭解作品，頗有助益。又左成文、李漢超主編之《宋金文學作品譯註講析》、丘振聲、趙建莉《元人詩詞賞析》、孟昭連《金瓶梅詩詞解析》等，則皆非以詞作為主，故所列詞作亦不多。

此外又有零星篇章賞析之作，如趙齊平〈杏花春雨江南——虞集風入松詞賞析〉等，亦足供參考。

就上所述，可知在金、元、明詞作專集方面箋注工作十分缺乏，許多金、元、明大家，如吳激、仇遠、張翥、陳子龍等人之詞集皆尚無箋注本，可知這方面實須努力。

五、結論

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學素不為人所重視，因此在文學史上向無適當之地位，但就今人搜羅此三代詞集、詞作顯示，其作家、作品之多，幾可與宋代相比並。雖然，其藝術成就，誠未能超越前代，但披沙揀金，亦往往得之，何況從詞史觀點而言，其承先啓後之重要貢獻，亦不容忽視，因此，自有其研究價值存在。

目前在此三代詞學研究上，以詞人詞集的輯佚刊行工作，作得最為完備。其次以對此三代詞人詞作的評論著作為多，在總論方面有綜論三代詞壇概況者，如〈金元詞通論〉、《明代文學》等。在分論方面，有研究資料之彙編，如《元好問研究資料彙編》；有年譜之編纂，如〈白仁甫年譜〉；有生平考述，如〈薩都刺姓名族別及家世考察〉；有思想性格探討，如〈元好問在癸巳之變中的思想轉折〉；有作品研究，如〈船山詩詞藝術特徵初探〉；有版本考述，如〈遺山詞版本敘錄〉；有文學地位之探討，如〈楊升庵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〉等等，但以論述生平、研究詞作之論文居多，又被全面性探討之詞家，僅限於元好問、楊慎、白樸、薩都刺、陳子龍五人而已，又已有專文研究的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家也只有二十多人，僅佔此三代詞家一

千五百多人中五十分之一而已。關於元、明二代詞話《詞旨》、《吳禮部詞話》、《詞品》、《渚山堂詞話》、《弇州山人詞評》、《爰園詞話》等，有點校、補正以及探討理論等研究，而以探討理論之文居多，如〈詞旨述論補例〉、〈金元詞論——批評的兩個走向〉、《明代詞論研究》等。對此三代詞作之箋注與賞析工作，在專集方面，唯有元好問詞作，如《遺山樂府編年小箋》、《遺山詩詞注析》等，選本方面為數較多，有《金元明清詞選》、《續詞選》、《金元明清詞鑒賞辭典》等，諸書皆能深入淺出的闡釋詞旨、詞境。

除以上二項外，目前對金、元、明三代詞調、詞譜與詞韻之研究著作，皆十分稀少，僅〈金元詞調考〉、〈元遺山詩詞用韻考〉、〈白樸的詞韻和曲韻及其同異〉、〈遺山樂府韻轍考〉四文。另外，在詞樂、詞史方面目前尚無研究著作出現。按關於詞樂，前人皆認為元代詞樂已經完全失傳，如杜文瀾《憇園詞話》云：「元季盛行南北曲，競趨製曲之易，益憚填詞之艱，宮調遂從此失傳矣。」雖然此言主要謂元代曲之創作遠勝詞作，然亦認為元代詞樂已亡。但是根據元代大詞人張翥〈春從天上來〉小序云：「廣陵冬夜，與松雲子論五音、二變、十二調，且品簫以定之，清濁高下，還相為宮，犁然律呂之均，雅俗之應也。不覺漏下，月滿霜空，神情爽發。松雲子吹春從天上來曲，音韻淒遠，予亦飄然，作霞外飛仙想。因倚歌和之，用紀客次勝趣。」（《蛻巖詞》卷上）張翥與松雲子討論音律，松雲子以簫吹奏〈春從天上來〉曲，張翥倚歌和之。由此可證元詞還是倚聲可歌，絕非僅為案頭文學。杜文瀾之說乃屬臆測之辭。因此，如能探析元陳元靚《事林廣記》中論及宮調腔韻之資料，以及元代深通音律之詞人如張翥等論音之資料，可得知元人詞樂理論之一斑，並可與姜白石《旁譜》、張炎《詞源》互相刊正。

就上可知，金、元、明三代之詞學，雖然已有學者展開研究工作，但與唐、宋、清代的詞學研究相較，實屬貧乏，因此未來研究方向，當有下列各項：（一）、詞人小傳、年表或年譜之編纂工作。（二）、詞集校勘、箋注及研究工作。（三）、詞律、詞樂、詞韻之考訂工作。（四）、金、元、明三代詞史之撰述工作。（五）、元、明文學批評之再探討。總之，金、元、明三代之詞學實為一等待開發之園地。